

■时光刻度

长在石缝里的木槿

□魏咏柏(土家族)

这是个土家族寨子。

寨尾有堵青石老墙,年月久了,梅雨晴出一道深痕,石缝里塞满了黄土。不知哪年哪月,一株木槿就扎进了这石缝。那根,活脱脱像老农暴起的手筋,虬曲着,死命往石头缝隙里钻,直至墙基深处阴湿的凉气里拱。

花开了,是寻常的紫,可浸透了湘地那浓得化不开的水汽,就显出一种沉甸甸的紫色。天蒙蒙亮,或是日头快落山那会儿,远远瞅着,那花浮在青石面上,像一摊旧年留下、干涸了的暗红印子。它不声不响杵在磨得油亮的麻石台阶边,屋檐下挂着风干的紫苏,门角落里堆着黄泥火钵,它就那么默默陪着生长,成了寨子最沉默的见证者。

五更天,暑气还没醒透,东边山坳刚透出点蟹壳青,木槿的花苞就憋不住了。裹得死紧的花衣,在蒙蒙亮里一个劲儿地抖,活像傩戏面具要揭开但还没揭开的那当口。忽然,“噗”的一声闷响,花瓣挣开了,迎着澧水飘来的晨雾,把那层薄绢似的紫,大大方方地抖搂开。露水珠子凝在花瓣边沿,越聚越沉,坠着,里头晃悠悠映出吊脚楼那翘起的檐角——像是天地在这篱笆根下,偷偷摸摸交换的信物。可花刚开到最舒展、最恣意的时候,那败相也跟着露了头。你细看,花瓣极力打开的边沿,已经悄悄沁出了一圈萎黄,蔫蔫的,像老戏台上名角儿最后那声拔地而起的高腔,穿云裂石之后,尾音里总带着点气力耗尽的哆嗦。

日头毒辣辣地爬上晒谷坪,活像有人抓了把洞溪的“七姊妹”辣椒粉,扬手就撒了下来。园子里的凤仙花早耷拉了脑袋,月季的叶子也卷了边,焦了似的。木槿呢,还硬挺着。它那柔韧的枝条,顶着湘地特有的、又潮又猛的山风,一俯一仰,韧劲儿十足。

常能看见些被野蜂蛀空了心的花,或是让哪个顽皮崽子掐去半拉子的残蕊,更有甚者,昨夜遭了雷劈,就剩孤零零一片花瓣挂在枝头。可就算这样,木槿的残躯也照样举着,接天光,承雨露,硬是不肯低头。看着它,不知怎的,就想起沈

从文先生笔下的那些湘西女子,“在生活碾压下依然微笑”。凋零,在这儿,真不是唱完了的绝响,倒像是沉进黄土地深处,去叩一扇静待重生的、古老的生命之门。

酉时三刻,落日把西天熔成了一片晃眼的金黄。澧水上的渔船,吆喝着收起了湿漉漉的鸬鹚。木槿花的紫,也一点点沉进漫上来的暮霭里,褪了色。花瓣不再紧绷着,懒懒地卷起了边儿,变成了温吞吞的灰紫色,整朵花低垂着头,像傩祭过后,被随手放下、丢在一旁的神面,悄无声息地飘落了。有一回,雷雨刚歇,满地湿亮。我看见一朵迟暮的花被一小洼积水托着,在青石板坑坑洼洼的浅窝里慢悠悠地打着转,最后静静地泊在了老根旁边。那凋萎的花瓣,紧贴着根茎上湿漉漉的苔藓,像个走了千里万里、终于摸到家门的游子,把最后那点温乎气儿和力气,一股脑儿都还给了那幽深的、生它养它的老地方——凋亡,在这片湘楚大地上,就是生命对那扇古老的门,一次贴心的回返。

目光顺着那垂落的花梗往下溜。越过茎上毛茸茸的青苔,一直探到深深嵌进石缝里的根。黝黑,破裂,裹满了洗不净的黄泥巴,跟枝头那水灵娇嫩的花一比,简直是两个地界的东西。可奇怪的是,就在那凋萎的花瓣旁边,好几枚青玉似的小花苞,正死死抱着枝头,尖梢上沁出一点辰砂般的红,扎眼得很。那扇古老生命之门的真章,一下子就戳破了——深埋的根、一声不吭的茎、死死抱紧的嫩苞,这才是“谷神不死”活生生的样子,是这片土地喘着气、活蹦乱跳的模样。

落花,哪是没了?它的筋骨血肉沉进那幽门里,被大地那只看不见的手,悄悄揉碎了,酿成了喂给新蕾的奶水。生和死,就在这青石墙根底下,你递给我,我传给你,完成了一场静默的交接。柔弱的花瓣缩回去,里头却攒足了翻身的劲儿。

木槿柔韧的枝条,在闷得人透不过气的南风里弯了又弯,可它就是不肯断。这大概就是柔弱胜了刚强吧?它不跟日头争长短,大大方方认了这朝开暮落的命,可偏偏又能一茬接一茬,日复



一日地开着,从端午龙舟下水,一直绵延到寒露时节打谷子。你说它不朽?它不过是把那些玄而又玄的天道,用最土最笨的法子,用最平常的枝叶花朵,一天天、一年年,刻写在这村寨的断壁残垣上。这顺天应时的活法,让柔弱得了天地呼吸的滋养,反倒生出一股绵长的韧劲儿,在枯了荣、荣了枯的轮回里,咂摸出那股子古老又蛮横的生之意志。

暮色浓了,像电视台里化开的一汪松烟墨,越来越沉。最后一朵木槿,终于也垂落下来,搭在爬满虎耳草的湿漉漉的墙根。青石板路上,零落的花瓣静静躺着,像泊了岸、再不起锚的小船。眯起眼,凑近了看,在枝条交错的黑黢黢的暗影里,几点青涩的蓓蕾,在越来越深的夜色中,紧紧挤成一疙瘩,像傩师含在嗓子眼儿里、滚烫滚烫还没吐出来的古老咒言。

木槿它不说话。开也好,谢也罢,都带着傩舞那股子沉沉的静气。它拿晨昏当鼓点,拿地下的根脉当招魂的长幡,就在这片湿气沼泽的乡土上,低低地、固执地,哼唱着一支关于生命的老旧调子——凋零,不过是向着生它的老窝,一次扎猛子似的泅渡;那骨子里的柔韧,鼓荡着三湘四水千年不断的闷响。那扇古老的生命之门,开开合合之间,万物生灭的大戏,就藏在这石缝里枯了又荣的转换中,像澧水底下那些没人知道的暗流,闷声不响,却自有它的力道。

花,落了。
根,还在。
根扎着,日子就断不了线。
寨子里这株木槿,一年年,用那朝开暮落的花,嚼着土地里最硬最深的道理。

■行与思

今天,我们的巡护路线是泾河坡一带。

护林员老陈带我们绕到了石路子梁阳面的一条小路上。石路子梁大致西北至东南走向,往东南渐渐走低。这一带山脉被当地人统称为关山。关山,旧称小陇山,为六盘山支脉,是甘肃庄浪县境内的主山脉,因山上有大震关,山下有安戎关,故得名关山。甘肃庄浪县与宁夏泾源县以关山山脊为界,我们差不多脚踩两省。

山上放眼望去都是庄浪县近些年营造的落叶松人工林,树龄差不多都已逾20年,我们一直走在山洼陡峭的落叶松林下。直至行至山脊,山势渐缓,树木变得越来越稀疏,到一处豁岘里,老陈指着前面背阴处结着冰的平缓洼地说,这儿叫淀水池,这山上的马,常常跑来这里喝水。我走过去,发现是一片小沼泽地,冰层下面,渗出一汪汪的水。我很惊奇在山顶居然还有水源。这可真是山有多高,水就有多高。

老陈又一指山的阳面,说这一带叫莲花台。我往山下望去,看到的是一阶阶长满了落叶松的台地。这里并没有比别处好看,怎么就得了这么好听的一个名字?老陈说,这里的山势起起落落,远看就像一朵莲花,所以才得了此名。庄浪一带佛教文化底蕴深厚,佛教又有“莲花藏世界”之意,这一带关山是泾河、渭河众多支流的发源地,又擎托天池朝那湫,水源丰沛且极为洁净,泽养一朵人们心灵世界里的盈盈莲花,也担得起吧。

我们绕到了山的东麓,这里大部分是荒山,山头上稀疏的落叶松长势极为可怜,个头比我高不了多少,几乎没有侧枝,细瘦的头都保持着被风吹歪的姿势,好像风一直不停歇地吹,吹得它们都懒得把头正过来了。老陈说,别看这么小的树,都长过20年了。看来,不仅要在人群中生活,就连树也得乘着群落长,在这高山之上,这些稀稀落落的扛不住风的可怜的落叶松,都长成“老疙瘩”了。

我们沿着山洼,往东倾斜向下。山峦逶迤,天地苍茫,身处旷野之中,我们显得那样渺小,我的内心不禁生出一种苍凉孤寂之感。我不知道老陈平日里只身走在这山上,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?他的心里装着那么多或暗淡或灿烂的日子,那么多虚虚实实的故事,每晚我们围炉相谈,说到开心处,他乐观知足的样子总是让我深受感染。在石路子梁,人被投放在一种广袤、无垠而又巨大的孤独之中,要对抗这种孤独,就得努力给心披一层厚厚的铠甲。老陈在这山上已度过了8年的时光,8年里,他快把自己变成了一块沉默的石头。为了陪伴老陈,嫂子锁了家里的门,也上了山。

到达强风湾时,风一点都没有懈怠,我眯着眼睛,仔细审视周围的地形,想弄明白它何以会成为强风湾。这里是一处大缓坡,而这一带又完全是高山草原地貌,植被相对较少,相对应的北面山梁上也刚好有一道弧形山弯,好像专门给风留出的通道,于是,西北风在那里汇聚,从那里长驱直入,横扫强风湾,随后,往山下一路狂奔而去。

去年四月,我曾跟随野生动物监测小组到这一带装置过红外线相机,如今却怎么也找不到相机布设点位。我一直在东南方向的山峁上寻觅,老陈却一指东北方向的一片林带说,相机装在那里。我有些疑惑,印象中不曾走过那里。老陈却指着林中的一片草地,让我细细辨认那里的环境,我才渐渐认了出来。唉,到这山上,我变成了十足的路痴,不仅找不到走过的路,还要靠指南针,才能找得到方向。

至此,我们已能清楚地看到马尾巴梁那一片醒目的白亮亮的冰滩。又穿越了一片林地后,山坡上一座小小的房屋赫然出现在眼前。老陈说,这就是当地老百姓祭祀的龙王庙。龙王庙红砖砌墙青瓦覆顶,周围插着龙幡,用木桩围成了一个极小的篱笆院落。门上挂着淡紫色的印花门帘,帘头还垂着流苏,被风撩动出了说不出的清寂。

龙王庙离泾河源头差不多就一步之遥。去年跟随森林资源综合监测小组进入泾河坡之前,我以为到了泾河的源头。进入泾河坡后,仰头依然是望不尽的山林,我以为,这山林依然有着广阔的疆域。如今站在山上看,才知道泾河坡其实就在六盘山自然保护区林地的最边缘处,基本上就坐落在甘宁边界线上。

顺着山坡往下穿过一片稀疏的落叶松林,到了一片平缓的草滩,草滩基本上为冻土沼泽地貌,地表覆着厚厚一层泥炭藓,低凹处都结了厚厚的冰,除了泥炭藓和柳树,再无其他植物。靠东边的一大片沼泽应该是主源头,长着一丛丛柳树,皆是老干残枝,顶端均没有树冠,有些已经朽折倾倒,完全干枯,一派历尽劫难、岁月沧桑的样子。老陈说,这里的柳树长得快,但长过几年就开始枯死。可一到春天,根部又会发出新枝来。整个源头滩地看上去如一片亘古之地,苍凉、荒寂,却分明又在颓败中孕育着催发一切的生命力。

站在这里许久,我无法找出合适的语言来

□白莹(回族)

泾河之源

表达自己的感受,更不知该如何向这片古老的源头之地表达我的敬意。带着朝圣的庄严肃心情,我们绕着沼泽地走了一圈,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。

往沼泽的中间地带,可见苔藓上覆着一层锈红的粉末,我用手轻轻捻一下,手指也粘上淡淡的锈红。老陈和嫂子说,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,这一片水域的水还特别红,经常泛着红色的泡沫,真的跟血一样。那时,就连周围的草和树都是红色的,所以,他们这一带一直有泾河老龙被斩首于此的说法。渐渐地,周围的人工林长起来以后,红色也越来越淡,渐渐变成了清水。

沼泽地看上去平缓,实则却很难走,稍不留意就会滑倒。这里的冰层已足够厚,可寒冰不能阻流水,很快在沼泽的下游汇聚成一股潺潺溪流。水流处的冰层里还封冻着一些柳树的残干,如苍龙饮涧,又如虬龙卧波,或低首,或昂扬,给人以苍古豪宕之感。

我们顺着水流而下,老陈指着沼泽西侧的一处台地说:“旧的龙王庙本来在这里,也是个小庙。听老人讲,这龙王庙已经很早很早了,早到大家都说不清了。这里才是龙王真正的家园。”原来,旧时的龙王庙一直就守护在水源的边上。泾源被视作龙的故乡,人们在泾河源头建庙供奉龙王,表达着对龙王的敬仰和感激之情,同时,也希望能得到龙王长久的庇佑,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。庙宇虽小,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只可惜,旧庙已无迹可寻。

泾河就此开始,以无畏的勇气,一路汇聚众流,绵延近千里。泾河的龙文化也就此开始,衍生出各种神话故事,代代相传。

我们沿着开阔的河谷顺流而下。天气比来时更阴沉了一些,风呼呼地吹过来,虽冷却不刺骨。河流结了冰,但冰层下面,河水一路哗哗奔流。这里真是一处水草丰美的地方,难怪山下的村民要到这里来放牧。在这里长大的马,喝的是源头最洁净的水,吃的是最鲜嫩的青草,又怎能不膘肥体壮?关山被誉为庄浪的“后花园”和“聚宝盆”,气候适宜牧马。据史料记载,自秦汉时期这里就开始大力发展养马业,为帝国的军队供养战马,马文化遗存丰富。

河谷两侧,不时有水流从两边山林里流下,汇聚进河里。两边滩涂也呈现出沼泽地貌,同样长着一些柳树。越往下游,人为干扰的痕迹就越淡,植被越茂盛,河流用自己的方向,牵引着我们的脚步。一路走来,我们看到的泾河,最初如初生的懵懂婴儿,渐至蹒跚学步的孩子,最后一点一点长成健壮少年。

两边山谷逐渐收紧,滩涂消失,渐入密林,路越来越难走,我们不得不在河两边迂回前进。嫂子剥下一张张薄如纸张的红桦皮,说拿回去裹脚,可以很好地治疗脚后跟干裂。我则遗憾林子里有许多老死的枯木横在脚下,不能拉回护林点去烧。跨过一根根粗壮的干柴时,像跨过了沧海桑田的岁月。

顺着河流走下去,到晚上可以走到二龙河林场。一望幽深的山谷,有点愁肠,更有无限向往,我真希望有机会,可以追随着这条河流,去一探下游那段人迹难至的秘境。当然,这夙愿只能留待来日,最好是在夏至,夏季日长,气候温暖且景色好,肯定能走得更从容一些。

老陈进入一道岔沟里去查看之前装置的红外线相机,出来时他没有作声,我就知道,相机安然无恙。随着河流绕过一道弯,眼前突然豁然开朗——小岔沟沟口到了。只见南边幽深的峡谷里也有一条河流潺潺而来,至此,小桥就像一个束扣,将两条河流束在了一起,流经桥下时,它们汇聚成了一条哗啦啦响的河流,向东奔腾而去。

■民艺撷英

《坡芽歌书》:

浪漫的壮族情歌

□列来拉杜(彝族)



《坡芽歌书》是壮族文化里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,承载着壮族人民的情感与记忆。81个符号与81首情歌相互呼应,共同编织出一幅绚丽多彩的壮族爱情画卷。在月光如水的夜晚,在青山绿水的怀抱中,壮族男女青年们以歌传情:“哥是蜜蜂飞上天,妹是山茶花正鲜。蜜蜂见花团团转,花盼蜜蜂早落莲。”每一首情歌都用最真挚的语言,描绘出爱情的模样,让人心体会到壮族爱情文化的浪漫与深邃。

坡芽村位于滇桂交界处的右江上游云南省富宁县剥隘镇,“坡芽”是“染饭花开之地”或“山花浪漫之地”的意思。坡芽村依山而建,在山腰缓坡,周围茂盛森林与竹林包围,是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壮族村落。昔日村民靠种稻狩猎为生,因地处偏僻,交通闭塞,外界联系少,保留了浓郁壮族传统文化。

《坡芽歌书》发现于2006年的一次文化普查,普查人员在坡芽村发现了一种记录壮族情歌的图案,一幅图案一首歌,共有81幅图,200多行。图案由仙人掌汁绘制,内容描述了男女青年从相识、相恋到婚嫁的全过程,展现了壮族传统的爱情观、生活习俗和哲学思想。

《坡芽歌书》的诞生,源于一段美丽的传说。

相传,很久很久以前,坡芽村的一位美丽姑娘与心上人在坡芽树下相约,为了铭记这份真挚的爱情,姑娘用树叶、树枝在土布上描绘下他们的爱情故事和对彼此的深情誓言。后来,这些图案和对应的歌曲在壮族村寨中口口相传,逐渐形成了《坡芽歌书》。它们犹如一把把钥匙,打开了

通往壮族古老爱情世界的大门。2011年,《坡芽歌书》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成为壮族口头诗歌传统的典型代表。

漫步于坡芽村的山水间,仿佛能听见《坡芽歌书》的旋律随风传来。每一个音符里,都流淌着壮族人民对爱情的向往与执着。



泾河 白莹 摄